

穿行在文字的缝隙

陈应松
著

穿行在文字的缝隙

陈应松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行在文字的缝隙 / 陈应松著. -- 北京 :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154-0747-0

I. ①穿… II. ①陈…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0004 号

出 版 人 曹宏举
策 划 人 梅 一
责任编辑 李一梅
责任校对 康 莹
装帧设计 古润文化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66572180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印张 1 插页 21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目录

A篇 谈创作

热爱山冈/002

大地/003

山在望着/005

仁者/006

有所交代/006

需要文学吗/008

文学是有光的/009

卑微的愿望/010

沉下去/011

热气腾腾的写作/013

在虚脱中窒息/014

远方的风景/015

归属感/016

个人经验/017

屈原和我们/019

反讽/020

一旦写作/021

写作的常态/022

复杂的行为/023

千古流传/023

靠作品说话/024

挖掘/024

亲和力/025

赐予/026

厌倦/026

一生的习惯/027

微小即宏大/028

膨胀感/028

鸿沟/028

改变你自己/029

契约/030

失去写作/031

毒素/031

唯一的世界/032

强势介入/032

位置/033

反叛南方/033

虚与实/034

底层叙事/034

意想不到的收获/035

文学的“底层”/036

敬畏的结果/036

开疆拓土/037

血液和歌唱/037

冷眼相看/038

热切关怀/039

新生/039

不能写/040

最舒适/040

平衡的艺术/041

淡定/041

语言的壮举/042

“四丰”/043

自然主义/044

小镇出大家/044

猛药/045

看淡/046

书写乡村/046

鲜活的内容/047

相信生活/048

神秘和荒诞/049

冲动来源心灵/050

“50后”作家/051

强大的内心/052

走向远方/053

文学是永恒/054

小说与诗/055

所有的意义/055

参与/056

变化/057

语言属于作家/059

叙述的魂魄/060

野心/061

词语的现实/062

现实就是立场/062

需要真相/063

寻找/064

写作的恐惧/065

说话的权利/066

悲哀/067

姿势/067

信仰/067

遭遇/068

谚语/069

紧守/069

狼狈为奸/069

无题/070

我·文学/070

写作的缘起/071

因为小说本身/073

诗/074

批评家/074

胡言乱语/076

拇指上耕田/078

拣熟悉的写/079

构筑道德/080

语言是小说的基因/081

为何如此?/081

保持警惕/082

现实主义/083

生存经验/085

冰雪和鸦声/086

关于底层文学/088

基本价值/089

用神奇冲击平庸/090

文学是一种信仰/090

想象性的真理/092

修炼/093

拥有资源/093

精神狂欢/094

如此艰难/095

改变苦难的意义/096

文学与太阳/097

打工文学/097

内心挣扎/098

也许无耻/100

舞台/101

戏迷/103

公安“三袁”/104

诗人的本色/105

不会沉默/106

书房/106

唯一的世界/108

自我疗伤/110

行走的植物/110

情绪/111

生命的周期/111

说话权/112

幸福感/114

文字冒险/116

不断诠释/117

理解他人/117

阅读是一种趣味/120

好书的激励/121

一堆垃圾/122

变与不变/123

- 文学就是寓言/123
- 不同的语言/124
- 文学与科学/124
- 相互发现/125
- 回去/126
- 一盏灯/127
- 生存空间/128
- 现场/129
- 突围/130
- 文学的存在/131
- 反击/132
- 肉搏战/134
- 自卑与自信/135
- 天真和成熟/136
- 感伤与快乐/137
- 仇恨与大爱/139
- 远离与拥抱/141
- 迷茫与笃定/142
- 瓜分时代/144
- 谁的暗示/145
- 语言的编织/146
- 拒绝/147
- 重获生机/148
- 抵抗/149
- 火焰和悲痛/150
- 擦拭/151
- 写作的理由/152
- 现实的生存/153
- “草根”性/154
- 占山为王/155
- 封闭/156
- 致命的弱点/157
- 死水微澜/158
- 渐行渐远/159
- 文学现实/159
- 一点曙光/161
- 两种文学/162
- 最初的冲动/164
- 另一种回家/165
- 《亡灵书》/166
- 热流/168
- 写作准则/169
- 乡村的意义/170
- 圣洁/170
- 虚构与想象/171
- 难度/172
- 最佳模式/172
- 野生的文学/173
- 想象力/174
- 旁观者/175
- 与自然对话/176
- 去圣化运动/178

安静的阅读/178

乡土传统/179

热爱山野/180

乡村小说/181

野路子/182

偷渡/182

沉重的词/183

写作是向世界示爱/184

义愤永不过剩/184

阅读与影响/185

小说的核/187

小说的重量/187

伤口和作品/188

抛弃传统/189

为顶尖的人写作/190

奴性/191

机趣/191

创建符号/192

乡土与本土/193

热爱行走/196

心中一片绿意/199

用文字战斗/200

负责任的笔/201

新的生命/202

扎进群山的怀抱/204

承受者是文学的意义/205

远方的气象/206

剥离自己/207

加进自己/208

独往独来/208

壅塞的文字/209

写作需要耐心/210

界限/210

我的世界/211

幸存者/212

闪光/212

不可避免/212

电脑与笔/213

虚构与回忆/213

苦难与真理/214

带来什么/214

书本/214

阐明/215

焚烧/216

历史和书本/216

善良的诗歌/217

铁匠/217

文学是宗教/218

地球的创造/218

抵达/219

小说的城堡/219

最佳的方式/220

揭露/220
 同谋/221
 论崇高/221
 忍耐/222
 换个姿势/223
 召唤/223
 忏悔与救赎/224
 风景/224
 歌颂苦难/225
 失语/225
 喂养/227
 书/227
 自由与不朽/227
 不朽/228
 书与书/229
 立场/230
 一代人/230
 空白/231
 排斥/231
 作家/231
 贫乏/232
 论简洁/232

罪孽/233
 亲近/233
 谎话与伪造/234
 回来的路/235
 冲动/235
 抛弃/236
 引爆/236
 诗人/236
 秘密/237
 聆听者/238

B篇

创作谈

关于《猎人峰》/240
 关于《豹子最后的舞蹈》/240
 关于《太平狗》/241
 谈《猎人峰》/242
 关于《狂犬事件》/245
 《滚钩》或题外话/246
 关于《还魂手记》/248

A 篇 谈 创 作

热爱山冈

我是如此地热爱山冈，神农架不仅是我作品中虚拟的一个场景，也是现实的生存。怀着一颗胆怯的心，悄悄走近山中那些简陋、艰难、惊心动魄的生活，走近那些恍若隔世的黧色面孔、石头与树木一样的人群，并试探性地用自己心中的那只手，去抚摸他们的伤疤、他们的微笑，和他们的哭泣。而欢乐，却是我沉醉的。人的欢乐、小动物的欢乐、森林与云彩的欢乐、炊烟的欢乐、庄稼的欢乐、峡谷中水与石头的欢乐，让我的心变得柔软，意识变得细微，神经变得敏感。

我爱高峻的群山，深切的河谷，鸟兽、石头、流水，还有那静默中柔肠寸断的景色。

文学怎么能仅仅是文学，它暗含着我们对人生的一种舍取。小说不过是我们心中喜悦的一种表达方式，而精神的栖息才是我们笔触所至的理由。因此，在我变得越来越沉默、胆怯和安静的今天，我更愿意和那些被传媒和时尚抛弃与遗忘的山冈分享它们落后、过时、粗糙的幸福，并且相信这种幸福是永恒的，站得住脚的，优美的，甚至可以达到文学上的壮丽和动人心弦的境界。

我愿意和山冈分享痛苦，分享它的落日。分享鲜嫩的、亘古不变的早晨。

因此，神农架又是我的一种梦想，我是指我小说中的神农架，是一座真能收藏人心的、神秘叵测的、深不见底而又熠熠闪光的山冈。是能存放眼泪，质感强烈，人物奔忙的山冈。是怀着逃叛的渴望为生命探险的山冈。我为自己目前简单的生活而陶醉。在另外的时候，在薄情寡义的城市昏昏欲睡的某些日子里，我在神农架踏着深深的山影，凌晨4时去赶开往武汉的班车——那时候，背着行囊的孤独的我，感到无比清醒。这种与一座山的隐秘联系，让我平庸的心常泛起一种高尚、正派、激昂、干净、果敢的情绪，从而冲洗我即将动笔的每一个作品，让我保持一种精神焕发的心态，决不让我的作品

怀着一丝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心系遥远的山冈，因此我知道，我的小说与众不同。

大地

一

大地孕育一切。大地生长一切，大地是生命的源头，是如今一切一切的根，是欢乐，是痛苦，是爱，是犯罪，是疯狂，是杀戮，是绵绵不绝的仇恨的温床，是艺术和文字的母亲，是我们做梦的原乡，是死亡的收藏之所。是我们活着时上蹿下跳的舞台。

是表演的舞台，虚伪、真诚、假模假样地尽情展示。

大地多么美好，它生气勃勃。早晨，大地蒸腾着淡蓝色的雾气，太阳从云层里钻出来，庄稼在风中有模有样地抖擞着，畜禽在那里悠闲地散步和觅食，人声或高或低，流水缓缓向前。大地让视野多么辽阔，让心情多么舒展。大地给我们喷香的饮食、如花似玉的姑娘、婴孩的笑靥和老人苍老的歌吟。大地给我们爱情，给禽兽发情，给弱肉强食的世界奔腾的活力，车轮滚滚，人们的欲望永无止境——大地给了人类太多的遐想，使他们永不能满足。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在这个广阔的大地，人们滋生了多少梦寐以求的愿望。艺术便是其中之一。艺术是作为神话、作为思考世界和掌握世界的方式而出现的，艺术比国家古老，而大地比艺术更古老。福克纳说：“人类不但能苟且地生活下去，他们还能蓬勃发展。”这一切得益于大地的供养和容忍。

二

大地供养着人类，而劳动者则索取甚少，他们日夜劳作，耕耘大地，却只

能得到一碗洋芋和一支旱烟。而不劳动者却想得到一个国家，想得到更多印制精美的钞票和修饰得无比迷人的女人，想得到真理，得到无数座位（越高越好），得到无数人的沉默来换取自己的喋喋不休。海德格尔说：劳动者只是保管着大地，而窃掠的人却层出不穷。

可是大地依然无比美妙，它通过那些“守园人”——劳动者的劳作，让艺术家描绘大地，作家书写大地。我们看看英国作家刘易斯·格拉西克·吉本是怎样书写大地的：他的章节名称为：平坦的土地，犁地，条播，播种时节，收获。这是“落日下的土地”的歌声，在“云雾山谷”，它们相继出现了：卷云、积云、层云、雨云；在布满岩石的山上，有绿帘石、楣石、磷灰石、锆石……与这位作家同乡的评论家艾弗·布朗称赞道：他（吉本）是人类满怀愤怒和同情的代言人。在他的作品中，你可以听见“大地本身在发言”。

如果——如果能这样，将你的整个身躯化作大地，就像我们民族神话中说的那个盘古，眼为日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汗流为雨泽，而雷霆、秋虫的喁吟为其喉咙，那你的作品将是从小地上诞生的又一个神灵——复活的祖先的精魂。

三

万物都在大地上留下了生活的痕迹，大地收藏了它们的脚印，江河的脚印是巨大的刻槽，森林的脚印是煤炭，一只远古的海星的脚印是一块化石，人的脚印是短暂的墓碑和永恒的艺术及语言。“天空中到处是象征；遍地都是备忘录和签名；每一个物体浑身都是暗示，在向理解力高超的人说话。”（爱默生）

大地会暗示我们，让我们尽情地汲取，汲取她的养料和智慧，大地是不会对那些思想者和代言人吝啬的，因为她饱含汁液，就是为了拥抱她饥渴的孩

子——那些“理解力高超的人”。我们的祖先化作了大地，而在西方的神话中，那个一触到大地就有了力量的巨人安泰，同样给我们暗示着生命的奥秘。大英雄海格力斯知道把安泰摔倒毫无作用，只有割断他与大地母亲的联系，他就失败了。于是海格力斯将安泰高高地举了起来，使他脱离与大地母亲的联系，然后轻而易举地扼死了他。你想打败一个人就将他高高地抬举，让他割断与大地和人民的血肉联系。

四

人是通过大地在说话，他借助于鲜活的民间语言和生活，真实的场景，梦想和期待，信仰，人生的信条，善良和美，他借助于劳动和丰收，与大地共欢乐。可是高超的作家要让大地发言。他必须忠于真理，唾弃虚伪和权势，他的写作愿望和讲话方式变得分外朴素；他必须倾听大地被蹂躏时的呻吟、转侧中的呓语、愤怒中的吼叫和幸福时的呢喃。大地本身就是如此。

感恩大地，这是我们唯一向大地母亲俯首称臣和回馈的途径。一切从很远的地方风尘仆仆、蓬头垢面地走向大地怀抱的人，都将得到从大地上生长的力量。民间的声音和民意的立场，以无比厚重的气息熏陶了我们，让我们的作品具有替大地申诉和替天行道的品质。这全是大地恩赐。大地仍将以她的无言、柔美、宽厚、坚实和深沉，召唤并支撑我们。走向大地的人是有福的，他啜饮了生命的灵泉，不再迷茫，心跳平缓，灵魂清洁，磨亮了镰刀，开始收割……

山在望着

山在望着，我知道是神农架。她望见了人们所渴望的东西，望见了大地最

壮丽的色彩，饱满喧嚷的声音，成熟的季节。然而，这似乎是一句咒语、一个谶言，命运似乎在一个人诞生之初就已经决定了，这不是太残酷了一点吗？好在，我们听见歌德这么说过：“真正的幸福不会打动我们，完善我们，我们只获得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东西。”苦难只成全了作家的作品，而苦煞了生活的人们。

仁者

有人说我的作品中充满了愤怒和仇恨，说我是愤世嫉俗的作家。可我要成为仁者，要宽解一切不幸。“仁”字其实是倒下的“山”字，“山”转个身子就成了“仁”，只不过，有一座山峰成了斜坡。这也很对，任何山峰（山脉），只要分南北两坡，绝对南坡平缓，北坡险峻。据说这是地球的自转造成的。

过去我有征服神农架的野心，而如今，我对它有几分畏惧——是一种灵魂深处的敬畏。

我想成为仁者，仁者乐山，翻个身就是一座山。可是，我知道我永不能成为那座山，那座荒凉、僻远、无言、神秘、博大、浩荡、宽容的山。我不再有这种奢望。我只是走近它，我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有所交代

人是偶尔来到这世上的，每个人都将离开这世界。这种来去匆匆的景象将延续下去。那么文学是在这个世上与人交流的一种东西，它可以准确地探索和表达人的内心隐秘，还可以使语言这种人类流通的玩意儿变得有趣，使语言的

不确定性变得更加不可确定，使语言产生无数种可能。既然是偶然到来或匆匆到来并且要注定离开的，那么，不到万不得已，除非被逼到墙角和悬崖，或刀搁在脖子上，就不必要将某种规范弄得太死，就不必要讲虚伪的话，尽管写自己内心想表达的东西。写作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对世上有所交代。

宗教也是想对世上有所交代，比方它研究死亡；比方它研究罪恶，比方它研究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是信徒被这种宗教的游戏规则给绕进去了。文学和语言这个东西有规范人的某种企图的，一直以来，有人都企图让它变成某种学问，更有甚者，想让它变成政治工具和打手。但是，文学注定了本身是不应该有游戏规则。明代公安“三袁”中的袁宏道讲我手写我心，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律度就是游戏规则。但他这里讲没有律度。语言本身是一种自由的象征。当出版社的校对总想把你的小说修改成小学生作文那么规范的用语时，他不懂得文学。文学就是对语言的冲撞，这表明它存在的意义。

人一出生到这个世界就被异化。但是文学的出现恰恰是为了抗拒这种异化，是使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显示。古语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与其说著书立说是为了流芳百世，还不如说这不过是抗拒异化和死亡的一种方式，流芳百世是一个生命存在的幻觉。人不在这个世上了，流芳百世又有什么意义呢？著作等身又有什么意义呢？人的意义就在于那么几十年，在他能发声时，能与时代和活着的人交流时。因此，文学是这世上交流发声的产物。动物没有语言，却能发声，发声就是语言，就是文学。它能准确表达它的愤怒、欢乐、厌恶；它用咆哮，用呻吟，用呜咽，用呢喃等来直接地表达。那么语言无论人类把它发展到多么曲折多么复杂的地步，我们的发声也必须紧紧抓住语言的基本作用，强烈地、直接地表达我们的喜欢和厌恶，简洁直观地表达我们的咆哮、呻吟、呜咽、呢喃，使我们在这个世上掌握过语言之后，不枉在世为人一生。

需要文学吗

现在这个时代好像是不需要文学了。因为文学的许多功能被其他东西取代了。精英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人们不再相信文学，文学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对心灵的净化，没有人再相信。文学批评家、文学博士、硕士不读文学作品的大有人在，他们的所谓研究是从网上搜集他人的成果，改头换面。文学研究对许多人来说，不过是个饭碗。对文学作品没有根本的兴趣和阅读欲望，更谈不上热爱。在文学中汲取愉悦和精神激励几乎绝迹。但是，我们不必怨天尤人，我不认为不热爱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堕落和欣赏水平的下降。诚如博尔赫斯说的：许多年间，几近无限的文学只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说，在一个阶段，文学只集中在一部分且是极少数人身上。许许多多的作家、写家根本就是与文学无缘，写了白写；另一种是读者，文学也是属于他们中的少数人的。这没有什么不对。需要文学的人永远需要，不需要文学的人永远不需要。让文学成为大众生活的想法是荒唐的、原始的。可以看到艺术的起源：一个猎手拿着刀，在石头上刻下了他们狩猎的场景，非常简单，那时的猎人，人人都可以是画家。但后来呢？当绘画进化之后，出现了油画、版画、水墨画和各种画派，绘画就需要极强的技巧了，绘画这门艺术就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了。你今天用刀在石头上刻那些简单的东西，注定无法成为艺术，或者高级艺术、当代艺术和精英艺术。反映猎手生活的不见得是猎手，这与艺术的初创是完全不同的。艺术成为一门越来越精细的学问，文学也是。

需要文学的理由是充分的，因为作为一门艺术，必须有传承人，文学这种复杂的语言活动和思想特征，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因为需要思想，所以需要文学。过去文学的一部分娱乐功能被其他东西取代了，可是文学中的思想和理想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越是在消费和世俗时代，精英们越是需要借助文学或者说躲在文学的城堡中，坚守并显示自己。文学与伟大、崇高与尊严结合得越